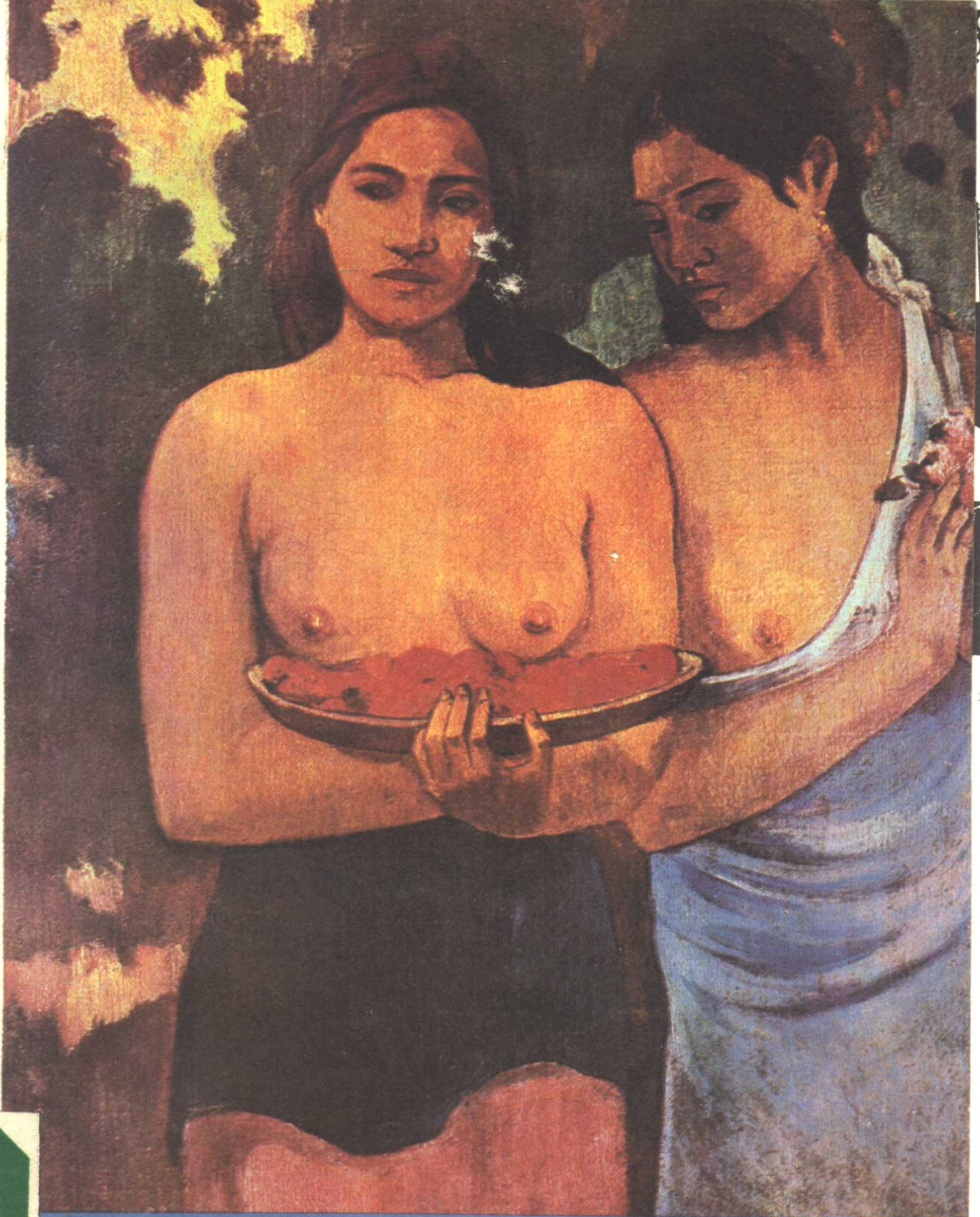




木已成舟

漓江译丛

萨特、金斯堡、邦达列夫等著

题图、插图、题字

刘绍荃 戴延兴 甘武炎
张达平 李伟光 何幼明
汤小胤 邓福觉

责任编辑 宋安群

木已成舟

“漓江译丛”

总第11辑

850×1168 1/32 14印张 437千字 书号10258·312 定价2.90元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编辑、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铁西小区)
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

ISBN 7-5407-0162-5/I·129



① 贝蒂与阿尔道夫

艾伯特·赫希菲尔德

② 少女

查尔斯·达纳·吉布森

③ 贺年片

尤金·卡林



④ 书籍插图

佚名

REVIE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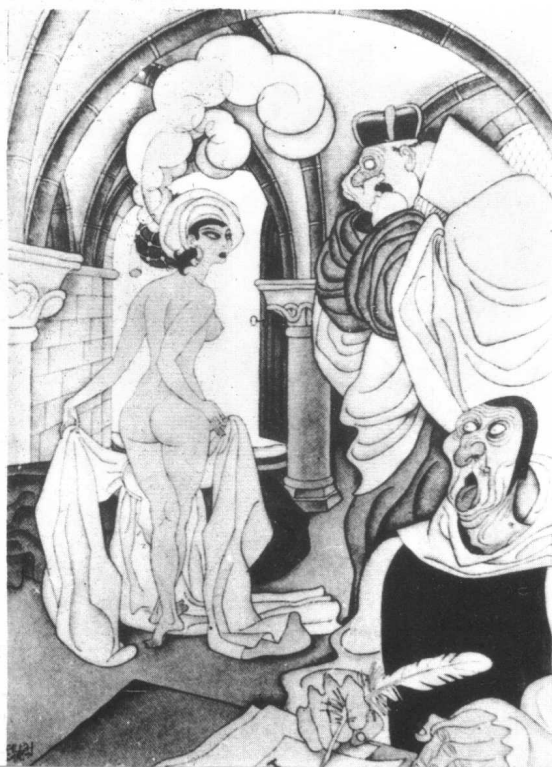
EXPERIMENTS IN
RELIGIOUS
PERCEPTIONS

James Price



⑤ 杂志封面

佚名



⑥ 女恶魔 拉尔夫·巴顿

目 录

女作家小说

当代情女

〔法〕 克里斯蒂娜·罗什福尔作

庞爱菊译(2)

当代法国女作家获法国“大众小说奖”的名篇。以发自内心的轻音乐似的语言和特有的坦直,铺叙了一位出身于多子女工入家庭的巴黎少女从盲目地过早追求性爱到终于找到了倾心相爱的伴侣的生活历程,展示了当代法国工人的生活状况和部分青少年的社会心态。曾被列为法国青少年的推荐读物。

美人的烦恼

〔美〕 赛珍珠作

陈 锋译(215)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赫·赛·布克)本人家庭生活的短篇。

中篇小说

安魂曲

〔苏〕 阿·季马洛夫作

连 津 黄仕荣译(287)

一位孀妇,坚强的女性,支撑着艰难欲倾的家庭,从青年到晚年,都把



幸福留给了亲人，而自己则默默地黯然逝去。小说充满了对人生的深沉思索，有一种巨大的撞击人心的力量。

诗 歌

《嚎叫》及其他

岛 子 赵 琼译(81)

——美国“垮掉派”三诗人作品选

美国五十年代崛起的“垮掉派”诗人崇尚个人自由、吸毒文化、纵欲行为、东方宗教式的幻境及群居生活，并以虚无主义态度抗议麦卡锡时代的美国社会，是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的先声。其中《嚎叫》为当年激起轩然大波的举国尽知之作。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四诗人诗选 李 笠译(195)

在诺贝尔的故乡瑞典，至今已有六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其中四位是诗人。这四位是海登斯丹姆、卡尔费特、拉格奎斯特和马丁松。从他们的部分诗作，可以一窥诗人们的风貌。

古希腊碑铭体诗选

罗念生译(325)

古希腊人热爱生活，豪放、达观，即使是对待死亡，也有一种独特的幽默感。为此，他们独创了“碑铭体诗”。这些短诗意味深长，耐人咀嚼。

短篇小说

请原谅我吧

〔苏〕尤·邦达列夫作

张金长译(107)

从一个被常人忽略的小侧面，反映令人深思的社会问题。

凡人的爱情

〔泰〕西巫拉帕作

王伟民译(117)

感情与理智、爱情与道德的冲突贯穿小说的始终。

东方之梦

〔瑞士〕 赫尔曼·海塞作

吴裕康译(133)

负有传教使命的一个西方青年来到了东方，这里独特的文化动摇了他的信念，温驯的姑娘激动了他的情怀。

奇怪的女人

〔俄〕 加·柯罗连科作

李元君译(157)

一位奇特的女革命者的一段不平凡历程。

碧空的红气球

〔日〕 森村诚一作

孟广治译(172)

一篇写法新颖、颇有思想深度的反战小说。

加急运货

〔苏〕 包·拉甫列涅夫作

李天民译(233)

《第四十一个》的作者又一篇充满人道主义呼唤的力作。

人质

〔英〕 斯·福雷斯特作

叶国康译(257)

一篇如同冷峻的戏剧般的小说，有撼动人心的强力。

夏天浪漫曲/怨书缘

〔美〕 休·凯夫作

钟 锋译(264)

两首短小而轻松、诙谐，充满生活情趣的浪漫曲。

在邮局

〔美〕 托·蔡斯作

莫易忠译(283)

一个活泼、风趣的爱情小故事。

电影剧本

木已成舟

〔法〕 让-保尔·萨特作

程燕如译 张放校(334)

法国存在主义创始者萨特留下的唯一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剧中设置阳世、阴间两个特定的环境，虚构死人还阳的情节，令生命与爱情、爱情与信仰作激烈不息的冲突，并以主人公用第二次死亡来代替再生的行动，高度褒扬了反邪恶、争自由的斗争精神，也具体体现了萨特倡导的“自由选择”的积极含义。作品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色均独树一帜。

作家书信

法捷耶夫书信选

王益康、林树彪译(438)

A·法捷耶夫是苏联第一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著名作家。选发的这几封书信，反映了作家的生活、对故乡的关心、对青年一代的关怀、对艺术的见解、对母亲的回忆等各个侧面。

图版

塔希提岛少女

〔法〕 高 庚

封面

女“恶魔”

〔美〕 拉尔夫·巴顿

封二

贝蒂与阿尔道夫

〔美〕 艾伯特·赫希菲尔德

封三

少女

〔美〕 查尔斯·达纳·吉布森

封三

在天空保留数小时

〔美〕 小约翰·赫尔德

封三

杂志插图

〔美〕 马丁·霍夫曼

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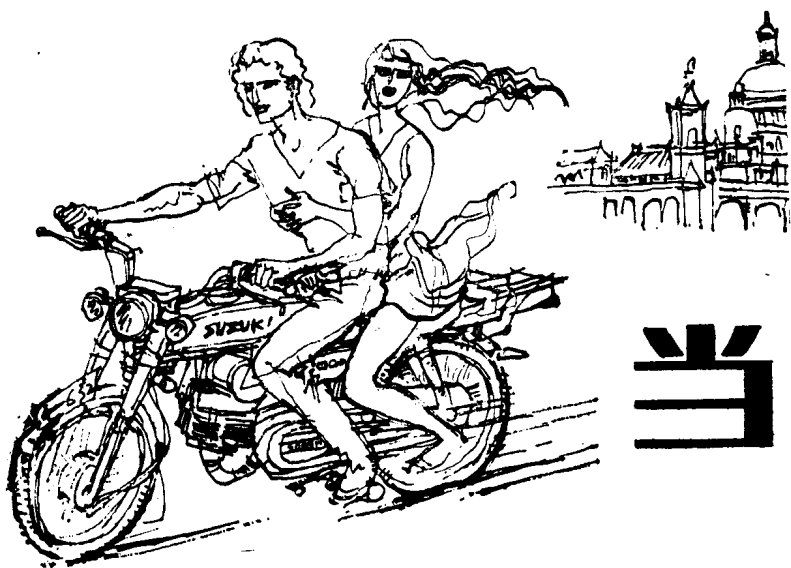
题图、插图、题字

刘绍荃 戴延兴 甘武炎
张达平 李伟光 何幼明
汤小胤 邓福觉

责任编辑 宋安群

木已成舟			“漓江译丛”		总第11辑
850×1168	1/32	14印张	437千字	书号10256·312	定价2.90元
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0册
编辑、出版者		漓江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铁西小区)			
印刷者		广西民族印刷厂	发 行 者 广西新华书店		

ISBN 7-5407-0162-5/I·129



克里斯蒂娅娜·罗什福尔1917年出生在巴黎，曾学习医学、心理学，后就读于巴黎大学。她从事过各种职业：机关职员、记者、电影资料保管员……

她的文学创作活动开始于五十年代，先后发表过《武士之休息》（1958）《索菲赞歌》（1963）《一朵玫瑰献给你，莫里松》（1966）《夏天将更美好》等作品。

《当代情女》系罗什福尔的第二部作品，发表于1961年，曾获法国“大众小说奖”。作者笔下再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巴黎，城市建设飞速发展，座座高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构成了鳞次栉比的居民住宅区。小说主人公若斯娅娜·鲁维埃就是这些新住宅区的居民。她是巴黎一家芥菜工厂工人的后代，一对生有十一个子女的夫妇的长女。弟妹众多，母亲体弱，使她从孩提时代就肩负起操持家务的“小妈妈”的重担。由于缺乏应有的教养，她小小年纪便开始追求性爱。此后一直耽溺于肉欲的追求之中。及至找到倾心相爱的人，她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爱情。

《当代情女》在法国被看作是少有的反映工人生活的社会小



代情女

〔法〕克里斯姬娜·罗什福尔 作

庞爱菊 译

说之一，被列为法国青少年的推荐读物。作者语言通俗，文笔流畅，评论家认为她的笔下“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音乐”，常常流露出她特有的女性的坦直。

一

我是因为有家庭补助金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是一个恬适的、乐融融的假日的上午，伴随我呱呱坠地的是一片“小宝贝，小乖乖”的亲切的声音。其时正是初冬，床上温暖宜人，我安安静静地躺着。

早在七月中旬，我的父母就上医院去了，因为母亲感到肚子痛。大夫给她做了检查，说还不到时候。母亲坚持说她已有阵疼感觉。护士说至少还得半个月，叫母亲忍着点。

“但是，不能现在就宣布孩子出生了吗？”父亲问。“宣布出生了个啥？”护士说，“姑娘，小子，还是一头小牛？”就这样，我们被毫不客气地赶了出来。

“唉！”父亲说，“真倒霉，还得半个月。这一个月的补助金也吹了。”

他怨艾地瞥了一眼妻子的大肚子。有啥办法！我们乘地铁回到家。这一天有好几个舞会，但我们无法去参加。

八月二号，我生下来了。这一天恰好是预产期，因为母亲是在去年十一月一日诸圣瞻礼节那天怀上我的。可是，家里人的印象一直认为我是过了预产期才出生的。还有，由于我刚出生，父母的假期也吹了，工厂停工期间，他们都被我拴在巴黎。我这个人真生不逢时！

但总的讲我长得比一般孩子快。帕特里克生下来刚好接我的摇篮。那时我已能扶着东西走出房间，而他成天在摇篮里哇哇哭叫。实际上，可以说正是帕特里克占了我的摇篮，我才学会走路的。

我一对双胞胎弟弟，曾在好几家医院转来转去，都分不清楚了。当人家把他们——至少据估计是他们，因为终究是一对双胞胎——给我们送回来时，我已会自己穿衣服，能踮起脚把碗碟、盐、面包、芥末瓶摆在餐桌上，并且已从毛巾架上区分出哪一块是自己的。

“快点长大吧，”母亲常对我说，“好帮我一把呀。”

打我记事的时候起，母亲的身体就已经不行了。她内脏下垂，不能去厂子里连续干一个礼拜活儿，因为她是站着工作的。尚达尔出生后，她索性不再去上班了。再说，去上班已无利可图，拿到的只是基本工资，尤其母亲的工资本来就低，每次歇工与厂里劳资部门打交道又极为麻烦，而且下班回到家里，她还有五个小不点儿的孩子要照料，所以父母算来算去，认为得了吧，至少只要刚生下的尚达尔活着，母亲就不必去上班了。

这时我已能帮着干不少活儿，比如上街买面包，用小车推着双胞胎到外边晒太阳，同时还看着帕特里克。真不巧，他已过早地能满地跑了。还不到三岁，有一次，他就把一只小猫偷偷塞到了洗衣机里。这次爸爸可是狠揍了他一顿，因为买洗衣机的钱还没付清呢。

尚达尔终于活下来了。那完全是靠母亲无微不至的照料，而母亲对此心里甜滋滋的，经常不厌其烦地向街坊四邻的女人讲述这件事，说当初看到自己的小女儿赤条条地放在冰块中间，她吓得大叫了一声，而大夫说要救孩子一条命，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事实果真如此。因为这一缘故，母亲对尚达尔似乎特别偏爱，如果谈得上偏爱的话。事实上，她的精力全部花在尚达尔身上，而照料其他几个孩子的任务，则全部落到了我的肩上，包括后来的卡特琳，还是很小的时候就由我管了。

我开始上学了。每天早晨，我得先照顾几个弟弟吃早饭，送他们上幼儿园，然后才去上学。中午我在学校食堂吃饭。我很喜欢学校的食堂，大家围坐在一块，一盘盘满满的菜端上来。那一盘盘满满的菜总是很可口的。其他女孩子一般都不喜欢学校的食堂，觉得那饭菜难以下咽。我不知道她们在家里都吃些什么好东西。一问她们，也不过和我们家吃的一样，都是同样牌子的货，从同样几家小铺子里买来的，只是我们家的芥末是爸爸直接从工厂带回来的。我们家吃什么都搁芥末。

下午放学后我把弟弟们接回家，让他们在院子里和其他孩子一块玩，我上楼拿了钱，又下楼去买东西。晚饭由妈妈做。爸爸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机。大家吃晚饭。饭后爸爸和男孩子们看电视，妈妈和我洗涮碗碟。全家都去睡觉后，我留在厨房里做作业。

现在我们家住得不错。以前住在十四层楼一个肮脏的房间里，水龙头在楼梯口平台上。后来那栋房子拆除了，我们被安置到这里。这是对我们的优待，在这个老城区，人口多的家庭是受优待的。我们得到的住房的间数，是按孩子多少分配。父母住一间，几个弟弟住一间，我和妹妹们住另一间，还有一间盥洗室，里边放着双胞胎生下时就已买了来的洗衣机，另外还有一间厨房兼客厅，吃饭就在这一间里，桌子也摆在里边，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做作业。这是我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当大家都安歇了，就留下我一个人，在这静静的夜里，我是多么幸福啊！白天，对周围的各种声音，我充耳不闻，根本没有注意到；夜里，对这寂静，我却领受到了。各种嘈杂声十点钟就开始安静下来，左邻右舍的收音机关闭了，人们的说话声，碟盘的碰撞声相继消失了，一扇扇窗户上的灯光熄灭了。到十点半钟，一切都静了下来，再也没有任何声响。万籁俱寂。我独自一人。啊！四周多么静谧，多么安宁！人们都已沉入梦乡，各家的窗户都黑洞洞的，只有一两扇还亮着，那可能是谁象我一样，安安静静的一个人，在享受着这夜的宁静。慢慢地，我对自己的作业产生了兴趣。隔壁传来父亲如雷的鼾声，那说明还有好长时间不会有人来打搅我；有时又从孩子们的卧室传来声音，那或者是尚达尔因为俯卧着而透不过气来，或者是卡特琳在做恶梦，我只需去推她们一下，她们就不声不响了，又安静地酣睡过去，我就可以回到桌子旁。

人们都说我很爱我的弟弟妹妹，说我简直就象一个小妈妈。街坊邻居看到我一手推着卡特琳，一手牵着尚达尔，嘴里还嚷嚷着管教几个弟弟，她们

就对我母亲夸奖我说：“真是一位小妈妈。”她们说着，一边把肌肉松弛得就象要往下出溜的脸，向我凑过来。我赶紧往后躲闪。她们都是一身的病，她们整天议论自己的病，特别是肚子上的病，把各种症状描述得很具体。她们认识的人也都有病。

大人们大部分都有瘤子，老是互相打听是恶性的还是良性的。得了恶性肿瘤的人，就一命呜呼，大家凑钱买花圈。妈妈身上倒是没有肿瘤，但尿里有蛋白，因此怀孕期间绝不能吃盐。这更麻烦，得做两种饭菜。

母亲又生了一个孩子，一坠地就死了。说实在的，我并不是怎么难过。只是我们看到母亲这一次手里没抱着孩子，孤身一人从医院回来时，我们都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母亲自己也不习惯，好长时间在屋里转来转去，不知该干什么，而家务活儿日积月累，没人管。后来她才慢慢恢复常态，我们大家也终于把那个可怜的小东西忘了。

那时，尚达尔开始会走路，会说话了。她成天拽着母亲的衣角，唧唧呀呀地说：“小弟弟在哪儿？小弟弟在哪儿？”因为妈妈曾答应给她抱个小弟弟回来的。母亲总是没好气地回答说：“唉！你让我安静会儿好不好，真把我烦死了！把鼻子伸过来，我给你擦擦鼻涕，使劲儿擤！”当时



尚达尔正患感冒。她整个冬天老是伤风感冒，有时还转成支气管炎和鼻窦炎。而那对双胞胎这一年得了百日咳。

为了使尚达尔安静下来，我哄她说，这次小弟弟没有来，因为家里菜不够吃，下次他肯定会来的。

“不要讲背兴的话，”母亲冲着我说，“你们几个就够我受了！”

有一天，一个商人来到家里要把电视机搬走，因为我们没能如期把款付清。妈妈求情说，这是因为婴儿死了，孩子没活下来总不能怪她，她身体不好，已经够难受的了，再把电视机搬走，她更受不了。但说也白搭，那人还是把电视机抱起就走了。爸爸一回来，大吵大嚷，怪妈妈没有阻止商人把电视机搬走。“这帮混蛋，”他说，“当初跑来央求，恨不得你把他们商店的东西全买下来，说得好像是白送给你，现在钱晚交一天，他们就又跑来把东西搬走！”爸爸还说，要是他在家，他们休想搬走机器。

“哼！你比谁都聪明！”妈妈回敬他说，“可是看看家里过的是啥日子啊！”这样他们俩就陈谷子烂芝麻地互相数落起来。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把日常开销也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算起账来。

“我不晓得你是怎样安排的，”父亲说，“我真不晓得你是怎样安排的！”

母亲说，如果他不参加赛跑抽彩，她肯定安排得更好。父亲说他抽彩有得有失，根本就沒亏损过什么，何况他去的次数也有限，如果连这么点消遣都没有，日子还有啥过头，生活已经够没意思了。“那么我呢，我有啥？”母亲嚷道，“一点儿消遣都没有，牛马一样的生活，从早累到晚，好让先生你一回到家，坐下来就吃现成的。”“他妈的，”先生骂起来，“老子从早到晚往他妈的小瓶子里装芥末，下班还得坐一个半小时公共汽车，回到家里肚子已饿得咕咕叫，你还要我怎么着！如果老子自己有辆汽车还稍微轻松点。”

“啊！你是该买汽车了！”母亲嚷道，“啊！你是该买汽车了，当然嘛，电视机都没有本事去赎回来，帕特里克鞋都供不起，他的脚一个劲儿地长！”

“这又不是我的错。”帕特里克插嘴说。“住嘴！”父亲呵斥道，“这不关你的事！”“可是我的脚疼。”帕特里克又插一句。父亲叫道：“你到底住不住嘴？”家里没有了电视机，晚上大家都无事可做，便经常为一点儿芝麻大的事吵嘴。父亲以酒浇愁，母亲就骂他。父亲回答说，真有意思，每天回来挨骂，他何必急着回来。两人便又吵起来。孩子们又哭又叫，耳刮子又挨上了。

我非常讨厌这种场面，满屋子吵翻了天，啥事也干不成。我生着闷气，等他们吵累了上床去睡觉，好让我一个人静静地留在厨房里。

有一天，一位太太来到我们家，问孩子们去不去听传授教理。那是星期四午饭之后，我正给弟妹们穿衣服，准备带他们出去。妈妈在熨衣服。那位太太向她讲述送孩子们去上教理课的种种好处。妈妈拿不定主意。那位太太说，帕特里克如果去少年之家，星期四和星期日可以出去做游戏。妈妈把电熨斗的插销拔下来，问那对双胞胎是不是够年龄了，可不可以也去做游戏。而我呢，她需要留在家里帮她干活儿。那位太太说，我进不进少年之家听便，只要每周在课后去听一个小时教理传授就行。母亲做不了主，她要问问父亲再说。我给尚达尔扣好大衣，插嘴说：“我愿意去上教理课。”

母亲吃惊地望着我，而那位太太怪模怪样地对我一笑，我差点儿后悔不该说那句话。她的脸就象一块雪白的奶酪。

母亲没有理由反对我去，只好说：“那好吧，去就去吧。”

此后每星期一出了校门，我不是向右拐，而是向左拐去听教理课，比平时晚一个半小时回家。到家时一切都准备好了。这还是很值得的。

第一次上教理课，女教师打开书，问道：

“上帝是什么？上帝乃是尽善尽美的圣灵。”

我平生从未听说过这样新奇的字眼儿。上帝是尽善尽美的圣灵，那他是什么样的呢？我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下面的话再也没听见。女教师严肃地望着我们，更大声地问“上帝是什么？”这时我才惊醒过来。

“上帝乃是尽善尽美的圣灵。”其他人都平静地答道。我没有和她们一起回答，因为我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一个字也不懂。开章就不顺利。

课结束了。我基本上啥也没听见。我和其他人一块起立，一边朝家走去，一边想着心事。

那天晚上家中发生了什么事，谁跟谁吵架了，晚餐吃的什么，碗碟是谁收拾的，我统统不晓得。我反反复复去捉摸著浮现在我脑子里的尽善尽美的圣灵，犹如一个洁白、光滑、没有一丝缝的鸡蛋，我就带着这个完美无缺的形象，进入了梦乡。

女教师加雷小姐并不是每个礼拜都能生一个这样的蛋。除了讲圣史——圣史当然比世俗史有趣，首先因为没有年代，其次讲起来又臭又长又玄妙——加雷小姐所讲的，一般无非是：“正如房子要靠工人盖，天和地是靠上

帝才创造出来的”云云。说实在的，我压根儿不懂，有一次和她争论起来，她不理解我为什么居然不懂，说我是在“推理”。这样争论问题真叫我摸不着头脑，并不是我在推理，而是他们拿工人去推论上帝。但是人的脾气一犟你就拿他毫无办法。加雷小姐说我没有必要去搞懂，只要记住就行了。可是我凡是没有弄懂的东西要记也记不住，那就象把一个木塞硬往下咽。我很不耐烦。加雷小姐说我“逞强”。要不是因为来听课可以独自一个人溜达着回家，我早就拉倒不干了。有一天，加雷小姐又对我们说：“人是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

真是玄之又玄。又跟第一次一样，让其他人陷入迷魂阵里不能自拔吧，我凝视着自己的第二个鸡蛋。这第二个比第一个简单一些，至少语法解释上是如此。弄不懂的还是含义，人是由肉体 and 灵魂组成的，那么我呢？

“若斯娅娜，喂，若斯娅娜，你在胡思乱想？”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灵魂？”我问。

“当然。”加雷小姐答道，耸了耸肩膀。我本来还想提一些问题，但加雷小姐不喜欢学生发问，她会马上不耐烦的。我带着第二个鸡蛋离开了课堂。这样说来，我和其他人一样，也有一个灵魂喽。加雷小姐说得是很肯定的。我虽然不太理解其中奥妙，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却并不那么感到惊讶。

凡是我去上教理课那一天，埃泰勒·勒弗朗到幼儿园接她弟弟时，顺便替我将尚达尔带回家。现在我几个弟弟已能自己在外边玩耍了，我只需在回来的路上吆喝他们一块回家。

天黑了，马路对面几幢新楼房都亮了灯。那一栋栋新楼房住上人的越来越多，一座楼一落成，马上就住满了。

我是亲眼看见这些高楼建起来的。现在几乎全都住满了。这些又长又高、平地拔起的庞大物，叫人联想到海上的巨轮。风在房顶的平台上和各栋楼之间呼啸着。我很喜欢在各栋楼之间穿行。它们高大，壮观，威严。打墙根经过时，我觉得它们好象要倒下来把我压住似的。你打它旁边经过显得那么矮小，就连我们旧居民区那些房子与它们比较起来，也好似玩具积木。路灯下人象小动物一样在蠕动着。各栋楼房时时飘出说话声和收音机的声音。我望着听着这一切，仿佛飘到了遥远的地方，心里都有点儿晃悠悠的，难道这就是灵魂在起作用？我找到几个弟弟，替他们回家。